

白色的虹

帕乌斯托夫斯基短篇集

[苏] 康·帕乌斯托夫斯基 —— 著
董晓 —— 译

图书代号: WX18N1740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白色的虹: 帕乌斯托夫斯基短篇集 / (苏) 康·帕
乌斯托夫斯基著; 董晓译. — 西安: 陕西师范大学出版
总社有限公司, 2019.2

ISBN 978-7-5695-0415-6

I. ①白… II. ①康… ②董… III. ①短篇小说—
小说集—苏联 ②散文集—苏联 IV. ①I512.1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8)第269682号

白色的虹: 帕乌斯托夫斯基短篇集

BAI SE DE HONG: PAWUSITUOFUSIJI DUANPIAN JI

[苏] 康·帕乌斯托夫斯基 著 董晓译

出版人 刘东风
责任编辑 焦凌
特约编辑 成逸洁
责任校对 舒敏
装帧设计 张静涵
出版发行 陕西师范大学出版总社
(西安市长安南路199号 邮编710062)
网 址 <http://www.snupg.com>
印 刷 山东临沂新华印刷物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 880mm×1240mm 1/32
印 张 8
插 页 4
字 数 207千
版 次 2019年2月第1版
印 次 2019年2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695-0415-6
定 价 48.00元

读者购书、书店添货或发现印装有问题, 请与营销部联系、调换。
电 话:(029) 85307864 85303629 传 真:(029) 85303879

译者序

康斯坦丁·帕乌斯托夫斯基（1892—1968），苏联时代著名的小说家和散文大师。他生于乌克兰，在基辅度过了中学时代。与中学时代的同窗好友米哈伊尔·布尔加科夫一样，在基辅国立第一中学读书的时候，他就喜欢上了文学。放学回家的路上，与布尔加科夫一道在栗子树下的旧书摊上如饥似渴地看小说，是他当年最惬意的事情。1912年处女作发表之后，帕乌斯托夫斯基开始走上了文学创作的道路。喜爱浪漫的帕乌斯托夫斯基坚信生活中处处隐藏着诗意，由此，他开始了浪迹天涯的生活，体验过各种职业：搬运工、电车司机、捕鱼队队员、锅炉工、钳工……广泛的生活积淀不仅丰富了他的生活阅历，更滋养了他的文学创作。从20世纪30年代开始，随着他反映苏联“一·五计划”主题的中篇小说《科尔希达》和《卡拉-布迦兹海湾》的出版，他的文学创作开始进入成熟阶段，获得了读者和文学界的好评。在此后的近三十年的创作生涯中，帕乌斯托夫斯基始终以其独特的艺术追求，创作出一篇又一篇脍炙人口的中短篇小说和抒情散文，如《雪》《细雨蒙蒙的早晨》《白色的虹》《电报》《破旧的小船》《老厨师》《一篮云杉果》《碎糖块》《面向秋野》《森

林的故事》等等，逐渐成为苏联读者和文学界人士眼中德高望重的作家。

中国读者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就接触了康斯坦丁·帕乌斯托夫斯基的作品。他的许多中短篇小说已经陆续被译成了中文，其中，题材和体裁均很独特的散文著作《金蔷薇》自1956年首次译成中文后，在半个世纪的时间里，感染了一代又一代的中国读者，同时，这本以一篇篇清新隽永的抒情散文组成的关于艺术创作之奥秘的散文集也成为许多当代中国作家心爱的伴枕书，在创作上启发了一代又一代中国作家。

帕乌斯托夫斯基成为中国读者所熟悉和喜爱的作家，是处于整个俄苏文学全面影响中国当代文学的历史背景之下的。他是随着一大批苏联作家的名字一道进入中国读者和作家的视野的。但是，他对中国读者和作家产生影响的途径和性质却又与其他的苏联作家有着很大的不同。

在20世纪50年代，许多苏联作家在中国可谓家喻户晓，声名显赫。然而，平心而论，并非所有这样的作家，哪怕是那些在当时红得发紫的苏联作家，能够真正地对当代中国文学产生深刻的影响。米哈伊尔·肖洛霍夫¹可算是一位对当代中国作家影响颇大的苏联作家，帕乌斯托夫斯基无疑也属于这类为数并不很多的作家之列，但他的影响有其独特的性质。

肖洛霍夫虽然当时在中国声名显赫，然而有趣的是：中国读者真正喜欢读的是他的长篇史诗《静静的顿河》，但真正对当代中国作家产生影响的却是他的另一部长篇小说——《被开垦的处女地》。这倒不难理解：在20世纪50年代，中国人同样面临着农业集体化的历史任务，中国农民也同样需要经历30年代苏联农民所经历过的精神

1 米哈伊尔·肖洛霍夫（1905—1984）：苏联著名作家，以《静静的顿河》一书荣获诺贝尔文学奖。

上的考验。这种历史—政治上的相似性使得中国作家必须关注肖洛霍夫，尤其是那批所谓“农村题材作家”，比如周立波、丁玲、赵树理、梁斌、柳青等。《被开垦的处女地》为中国作家提供了可以借鉴的创作模式，于是，我们不难发现，无论是丁玲的《太阳照在桑乾河上》、周立波的《暴风骤雨》《山乡巨变》，还是柳青的《创业史》、赵树理的《三里湾》，这些作品虽然各有其艺术特色，但都程度不同地有着模仿《被开垦的处女地》的痕迹。

那么帕乌斯托夫斯基呢？他的情况与此完全不同。他也对许多中国当代作家，尤其是一批抒情性很强的小说家、散文家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但这一影响纯粹是文学上的影响，很少有社会政治方面的因素。换言之，中国当代的散文家们之所以喜欢帕乌斯托夫斯基，并不是因为他们也面临着当年帕乌斯托夫斯基曾面临的社会、历史问题；并不是因为他们的生活和创作环境与当年帕乌斯托夫斯基所处的环境极为相似；并不是因为他们所思考的问题也是当年困扰帕乌斯托夫斯基的那些问题。帕乌斯托夫斯基纯粹是靠自己独特的抒情风格吸引了众多的当代中国作家。整整一批中国当代作家汲取了帕乌斯托夫斯基的创作经验和思想，借鉴了他洞见世界的艺术，成为中国当代文学中风格独特的一个抒情流派。这些作家也同帕乌斯托夫斯基一样，并不去关注重大的社会历史事件，并不去描写生活中的巨大波澜，而是倾心于生活的微澜和涟漪，从这些细微之处发掘生活所隐藏的美和诗意。可以说，正是对生活的这种抒情的态度、善于从日常生活中发掘美和诗意，使得这批深受帕乌斯托夫斯基影响的中国当代作家获得了文学史上的重要地位。

帕乌斯托夫斯基对中国当代作家的影响具体体现在哪些方面呢？如上所述，在中国，帕乌斯托夫斯基被视为抒情散文的大师。这自然没错。可问题是，他的抒情文字的本质，他的抒情创作的奥秘，他的艺术构思的关键之处是什么呢？

首先，帕乌斯托夫斯基追求人的生存状态的诗意化。一方面，艺术和艺术家时常成为他的作品的主题（如《一生的故事》《一篮云杉果》《金蔷薇》《老厨师》等等），另一方面，他的作品中的主人公，主人公所过的平凡的生活，都蕴藏着丰富的诗意，也就是说，在他的作品中，人的生存状态（人的精神世界、人与人的交往、人与自然的接触等等）具有艺术和艺术创造的特质。在帕乌斯托夫斯基笔下，主人公的职业五花八门，但是，他们都能够像艺术家那样去行动和思考，像艺术家那样去看待生活，因此，他们周围的生活就显得神奇而富有魅力。譬如，在他的短篇佳作《雪》和《细雨蒙蒙的早晨》中，男女主人公的生活都不顺利，可是他们却都有温柔感伤的性格。他们能够敏锐地感受到别人心中的痛楚，只有具备了艺术天性的人方能做到这一点。也正因为此，他们的现实生活才会显出诗意的光环。帕乌斯托夫斯基说过，“写作和慷慨奉献是不可分离的”。的确，帕乌斯托夫斯基笔下的主人公总是慷慨地给予陌生人自己精神上的馈赠。在《雪》《老厨师》《一篮云杉果》等许多小说中，我们不难发现这种宝贵的精神馈赠。帕乌斯托夫斯基作品中那独特的具有丰富内涵的“诗意的瞬间”往往与这种精神的馈赠相联系，而正是在实现了这一精神上的馈赠的那一刻，人的富有诗意的生存状态得以呈现。帕乌斯托夫斯基为我们打开了人的精神活动中最独特、最神奇、最有魅力的一面，即人的精神世界里与艺术有着天然联系的那一面。他希望人的整个生活，哪怕是最普通、最平凡的日常生活，都能具有艺术的精神特质。再譬如《金蔷薇》这本“关于作家劳动的札记”的作品，便是作者迷恋艺术之魅力的结晶。以生命的力量祝福美，这是人类艺术精神的伟大本性。这种精神成为帕乌斯托夫斯基统摄该书的思想精髓，也成为他自己文学创作的追求。帕乌斯托夫斯基在审美地观照人类的艺术活动过程中，始终怀着固有的“眷恋艺术的情结”，把文学技巧与自己的理想情感——生命的艺术情感化融为一体。

高尔基曾说过，“每一个人就其天性而言，都是艺术家”。然而，在日常生活中，人们往往又不得不自行熄灭掉艺术和诗意的激情。而康斯坦丁·帕乌斯托夫斯基以其抒情的文字迫使我们重新去发现人身上的这一美好的天性。我想，这才是作为人道主义作家的帕乌斯托夫斯基的力量所在。在帕乌斯托夫斯基的作品里，心灵的丰富与单纯完好地融合在一起，构筑成一个美妙的艺术世界。我想，这应当是帕乌斯托夫斯基抒情散文的诗意所在。

其次，“大自然之恋”也是帕乌斯托夫斯基艺术创作中的一个重要方面。帕乌斯托夫斯基对俄罗斯大自然的眷恋，始终伴随着他的文学创作活动。他对俄罗斯大自然的感受的变化与自己创作中美学风格的演变是有密切关系的。无论是就帕乌斯托夫斯基作品那质朴清新的艺术风格而言，还是就作家执著于对人的心灵的铸造而言，他对俄罗斯大自然的眷恋都是一股强大的内在精神力量。在帕乌斯托夫斯基构建的人的生存状态之高度艺术情感化这一理想精神家园里，对大自然的生命体验是人的心灵世界实现艺术情感化所不可或缺的重要方面。

在帕乌斯托夫斯基看来，自然与我们人的心灵情感息息相通，自然具有独立的、需要我们以整个心灵的力量去充分感受的生命意义。因此，在他的眼里，大自然成为一个独立的价值整体，大自然在帕乌斯托夫斯基的散文中便不会像在许多现实主义艺术风格的作品中那样，主要成为作者装饰人物心理、行为环境，烘托艺术氛围的从属性风景描写，而是自身便成为作者思想、感受的审美对象，大自然以一种独立的生命情感整体进入作品的艺术世界中。大自然不仅被作者展示了它外在的美，它那被作者所赋予的内在生命力，与作品中的抒情主人公产生了心灵的交融。而帕乌斯托夫斯基的“大自然之恋”的最独到之处，便是把对大自然的热爱与对俄罗斯土地的热爱紧密地结合起来，把对故土的眷恋与对大自然的感悟结合起来，在俄罗斯独特的大自然中感悟出俄罗斯民族的特质。这一点是将帕乌斯托夫斯基

与20世纪俄罗斯另一位“大自然的卓越歌手”普里什文区别开来的关键所在。

帕乌斯托夫斯基的“大自然之恋”直接影响了他对人物的塑造。他所喜爱的人物总是与大自然十分亲近。他们对大自然的态度在很大程度上讲就是衡量他们人格与尊严的标准和表现他们的性格的手段。人与自然高度和谐，人与自然生命交融，这是帕乌斯托夫斯基的理想寄托。

追求人的心灵、人的生存状态的艺术情感化使帕乌斯托夫斯基的作品获得了独特的审美特征。许多中国当代抒情散文家汲取了帕乌斯托夫斯基散文的这一艺术特征。至于具体的艺术手段，那么显而易见：语言的明确与精美、对美的细腻感受、对人的情感的细腻感受、准确而富有浪漫气息的风景描写等等，这些都是中国当代作家从帕乌斯托夫斯基那里学到的东西。

很容易找到帕乌斯托夫斯基与一些中国当代作家之间的某种相似性。譬如，20世纪60年代初，著名女作家茹志鹃写出了短篇佳作《百合花》，对战争岁月里真挚情感的细腻描写让人不禁想到了帕乌斯托夫斯基的短篇小说《雪》。当年著名的散文作家峻青发表了散文作品《秋色赋》，就构思和情节安排而言，很像帕乌斯托夫斯基的短篇小说《开往辛菲罗波尔的快车》。至于帕乌斯托夫斯基的名作《金蔷薇》，则更是影响深远——在中国直接出现了姊妹篇：1962年，也就是《金蔷薇》的中译本出版六年后，著名散文作家秦牧出版了散文集《艺海拾贝》。与《金蔷薇》一样，《艺海拾贝》也是以一篇篇清新隽永的散文构成，专门谈论艺术创作的规律。秦牧毫不讳言，他就是仿照帕乌斯托夫斯基，写出一本中国的《金蔷薇》，因此，题材和体裁上的高度相似就再自然不过了。

作为一个艺术风格独特的作家，帕乌斯托夫斯基的文学命运也颇为奇特。他在苏联的读者和作家当中德高望重，但却从未获得过任何

来自官方的嘉奖，尽管他也从未被禁止过出版自己的作品。应该说，帕乌斯托夫斯基是依靠自己独特的艺术旨趣赢得了读者的青睐，也获得了历史的意义。帕乌斯托夫斯基在苏联 30—60 年代那段历史中独特的文学命运所起的特殊作用，使他对苏联文学的发展产生了不可忽视的影响。首先，从创作流派风格的角度讲，其独立的艺术追求保持了浪漫主义文学传统在苏联文学中的延续。其次，由于帕乌斯托夫斯基在创作中一贯坚守独立的艺术品格，保持对人类本真的精神价值的追求，他的作品具有一种超前预见性。在当时与之相类的苏联作家人数不少，如普里什文、亚历山大·格林等，都属这类。帕乌斯托夫斯基就是这类作家中的一个典型代表。

帕乌斯托夫斯基为什么在今天的中国仍然受欢迎？原因自然很多，但有一条原因是很关键的：在 20 世纪 50—60 年代里，中国人在他那充满了柔情和真诚的精美作品里获得了精神的慰藉，而这一点并不是每一个当红的苏联作家都能够做到的。那个年代里，中国人的精神生活并不是十分丰富，缪斯之神时常会遭遇苦难，而帕乌斯托夫斯基作为一个睿智的抒情大师，唤醒了中国读者对人性、情感之美的追求，在读者心中滋养了对诗意的渴望，对艺术和自然的向往。的确，半个多世纪之前，当我们中国读者还没有机会与鲍里斯·帕斯捷尔纳克、安娜·阿赫玛托娃、玛琳娜·茨维塔耶娃、米哈依尔·布尔加科夫、安德列·普拉东诺夫、叶甫盖尼·扎米亚京、瓦西里·格罗斯曼、亚历山大·索尔仁尼琴等 20 世纪俄罗斯天才作家的作品相遇时，正是康斯坦丁·帕乌斯托夫斯基的作品在慰藉中国读者的心灵方面起到了无可替代的作用。这是帕乌斯托夫斯基在中国广大读者心目中具有很高地位的真正原因。

目 录

- 飓风 1
- 黄色的光 6
- 水彩颜色 13
- 兔爪子 21
- 制帆行家 28
- 碎糖块 35
- 破旧的小船 43
- 鳟鱼游荡的小溪 55
- 老厨师 62
- 织花女工娜斯佳 67
- 雪 73
- 海风 83
- 柠檬树的故事 90
- 波维艾夫人的祈祷 95

白色的虹	102
晚春	111
细雨蒙蒙的早晨	120
电报	137
雪原	153
玛莎	169
野蔷薇	179
时间飞逝	194
巨型红杉树	201
一篮云杉果	208
面向秋野	219
伊利因斯基深潭	231

飓 风

1911年春天的南极洲，一场突如其来的可怕的暴风雪终于把司各特大尉的南极探险摧毁了。

六个人乘着滑雪板，从以罗斯叔侄¹的名字命名的冰壁出发，向南极挺进。

他们走了一个多月。其中五个人到达了南极。有一人跌进了冰层裂缝里，死于脑震荡。

司各特走在最前面，当他接近南极的时候，突然停了下来：他发现雪地里有一样黑乎乎的东西。原来，那是一个帐篷，是阿蒙森遗弃的。看来，这位挪威人走在英国人前面了。

司各特心里明白，一切都完结了，此后他们再也无力走完上千公里的返回路程，再也无力拖着两条血迹斑斑的病腿在冰冻的雪地上盘行。到那时，所有人都会分得一粒毒药。

在返程中，沉默寡言的苏格兰人奥茨中尉病了。他的双腿开始化脓。每行走一步都引起钻心的疼痛，脓血渗透了破损的鹿皮靴，滴

1 罗斯叔侄是19世纪英国著名的极地考察者，叔叔约翰·罗斯，侄子詹姆斯·罗斯。（本书脚注除注明者外均为译注。）

在雪橇上，瞬间就冻成蜡了。奥茨明白，是他拖了探险队的后腿，由于他的病，有可能大家都会死去。于是，他找到了解决的办法。

一年之后，人们找到了四具尸体，还有司各特的日记本。里面是这样写的：

3月11日

最近这几天，我们总共才行进了三公里。虽然奥茨的腿伤疼痛难忍，但他没有落在我们后面，不过我们还是尽量安静地行走。昨天，他恳求我们把他放在睡袋里，然后丢在雪地上，但我们不能这么做，还是说服他继续前行。直至生命的最后一天，他都没有失去希望，也不允许自己失去希望。傍晚时分，我们停了下来。奥茨给了我一张纸条，请求我们，假如能够活着回去，一定把这张条子转交给他的亲人。随后，他站了起来，直视着我的眼睛，说：“我出去走走。也许，不会很快回来。”我们都默不作声。奥茨走出帐篷，走向暴风雪。他摔倒在雪地里，雪地上撒满了鲜血。此时正是夜里两点。他最终没有回来。他做出了一个高尚的人所应该做的一切。

在司各特大尉的日记面前，所有的文学俨然成了无关痛痒的闲扯，在这本记录着死亡的日记面前，在这本记录着那些在南极洲冰天雪地的荒野上无怨无悔地承受着坏疽病、饥饿和刺骨严寒折磨的勇敢的人的日记面前，文学仿佛就是娱乐的废话。

在日记的最后，司各特用颤抖的字迹写道：

我是写给全人类的。整个人类都应该知道，我们在探险，在自觉地探险，可是我们没有取得丝毫的成功。如果

我们能活下来，我会向人们讲述我的同伴们那高尚的勇气和平凡的伟大，我相信，这些品质会震撼每一个人的。我们即将死去，但我相信，像英国这样的富庶之国，是不会不关照我们的亲人的。

司各特错了：英国并没有去关心他们的亲人。

奥茨中尉写给安娜·奥涅尔的字条落到了一个名叫瓦西里·谢德赫的俄国水手的手里，他参加了一个探险行动，在那次行动中，他寻找到了司各特和另外三个同伴的遗体。

谢德赫一直到战争结束后的1918年才最终在苏格兰北部的海滨小城里找到了安娜·奥涅尔。

那是在初冬时分。旧银般的雪花铺撒在周围的土地上，大海在岸边轻声叹息着，仿佛要在冬天的风暴来临之前睡个够。

安娜的丈夫是渔港的头领，整个晚上，他一言不发，独自抽着他的烟斗，用咖啡和硬邦邦的饼干招待谢德赫。安娜读完奥茨的信，没说一句话，穿上衣服，起身去城里了。令人焦虑的不安气氛顿时透过所有的窗户，弥漫在整个屋子里，所有的房间仿佛充满了白雪的忧伤气息。港口的老看守格尔奈特爷爷是安娜丈夫的朋友，只有他试图驱散这令人不安的焦虑。

格尔奈特对安娜八岁的儿子讲起了一个古老的海上传说，这个传说讲的是一种特别的风，人们管它叫“飓风”。

水手们都相信一个传说，在所有肆虐的北风和越山风、所有具有毁灭性的台风里面，有一种热风，名字叫“飓风”，它好几百年才吹一次。这种飓风晚冬时节来自南方地平线方向，通常是夜间袭来。它会带来陌生国度的空气，忧郁而轻盈的空气，仿佛散发出木兰花的清香。乡村教堂的大钟自行敲响，深蓝色的霞光升向苍穹，无数花朵从积雪中冒了出来，宛如雪莲。孩子们高兴得眯起眼睛，而轮船点亮

了信号灯以示欢迎，在海面上摇晃着，向飓风致敬，犹如淋了雨而毛皮湿漉漉的可爱的巨兽一般。

飓风预示着快乐美好的节日就要到来了。来自南面的空气掠过苏格兰上空，将冬天转变为短暂的夏日。

格尔奈特老人没有来得及讲完他的神话故事，因为父亲打发孩子去睡觉了。

安娜快到深夜才回家。她一直在海岸边漫无目的地走着，把脸藏在衣领里避风。她身后跟着一条一直生活在海港里的衰老的狗，人们都管它叫刺头。安娜轻轻地同它说话，因为此刻已经无人可以倾听她述说奥茨的来信了。

“我一小时后就会死去。”奥茨写道，“我觉得，甚至我的尸首都会因为害怕这里的暴风雪和超乎寻常的刺骨的严寒而瑟瑟发抖的。我回想起苏格兰，回想起我们家乡那宛如烟雾一样飘过原野上空的温暖的雨水，回想起暮霭中那点点灯火，回想起港湾里深色的海水，回想起秋天湿润的田野上那略带咸味的空气，还有田间那堆不知道为什么没有收拾的三叶草，我记起了家乡那首古老的歌谣：

你好，房子！再见啦，小道！

斗篷遗落在湿润的白雪中。

假如没有格罗格酒款待客人，

那一定能够找出烈性的罗姆酒。

我想起了您，我知道，这完全是因为爱情的力量。我至今还不明白，您为什么当初会突然离开我。”

安娜在小男孩的房间里把这封信反复读了好多遍。她伫立在窗口。她的额头上，皱纹已清晰可辨，此刻，她感到无数细小的水滴从树梢上飘落下来，好像有一只大鸟在那里抖动着翅膀。水滴溅到安

娜的脸上，很难断定这究竟是雨水还是泪水。

一股巨大的情感闯进了安娜的生活里，她无法给这一情感命名，只是感到这股情感布满了她的全身，令她颤抖。

小男孩醒了过来，一下子坐在了床上。喜悦之情模糊了他的双眼。

“你别哭，”他说完便又躺到温暖的枕头上，“今天晚上飓风就要来了。”

他在梦里笑了起来，因为他梦见了从非常遥远的地方，从南极吹来的风，风带来了雪的味道，带来了赤道地带的森林的气息，飓风终于来了，这是欢快的冬风，发出数千道明亮的白光，好像孩子们在那里堆雪球。

小男孩在睡梦中露出了微笑。灯塔向空中发出了昏暗的白光。

1933年

黄色的光

一个昏暗的早晨，我醒了过来。房间里洒满了均匀黄色光线，好似点燃了一盏煤油灯。这光线是从下面射来的，来自窗户外边，把原木房顶照得最亮。

这真是奇怪的光线，它不明亮，也不移动，不像太阳光。原来，这是秋叶发出的光。风刮了一整夜，花园抛弃了干枯的树叶，这些枯叶发出簌簌的声响，一堆堆地聚集在地上，散发出昏暗的光泽。在这个光泽的映衬下，人的脸庞也显得黝黑泛黄，而桌子上摊开的书页则仿佛被涂上了一层黄色的蜡。

秋天就这样开始了。对于我来说，秋天就是今天早晨突然来临的。在此之前，我几乎没有觉察到她的任何痕迹：花园里还没有闻到腐叶的味道，湖水还没有变绿，每天早晨，刺骨的霜还没有覆盖木头房顶。

秋天是突然降临的。这种感觉就像遥远的轮船的汽笛声或者偶然间的微笑这些最不起眼的东西给人带来的幸福感一样。

秋天就这样出其不意地到来了，统治了整个大地——所有的花园、河流、森林、空气和原野，都笼罩在秋色中，就连飞鸟也被秋